

眉州屬志卷十四

藝文志

文上冊

宋

霸州文安縣主簿蘓君墓誌銘 歐陽修

有蜀君子曰蘓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一

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蘓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辨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卽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尙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

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愨故得之精自來京師

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蘓以別之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戊申四月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

軾今爲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  
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君善  
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  
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  
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  
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於彭山之安鎮鄉  
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文晚成常歎曰知我惟  
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蘓顯當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三

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  
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與石舍人

名揚休字昌言

歐陽修

某頓首啓自到公私冗迫未得一詣門宇乃辱雅  
意先以顧臨猶未克叙謝其爲感愧何以勝顏手  
翰見貽副之古刻無限珍佩人還遽此餘當面盡

與蘓編禮

明允

歐陽修

某啓自足下西歸承有家問忽遽而行時一小子  
卧病方憂悶中不得相見中間得還蜀後所惠書

及今者賢郎人至得書承尊履休康併以爲慰足  
下文行見推於時豈久窮居於遠方者未相會間  
千萬自愛

又

某啓承示表本甚佳前所借謚法三卷公私多事  
近方徧得披閱文字更不待愚陋稱述第新法增  
損今別爲一書則無不可矣成一家之言吾儕喜  
若己出爾謚錄卷帙旣多祇欲借草本

又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四

某啓多日不奉見承遷居不易初聞風氣不和謂  
小小爾昨日賢郎學士見過始知尙未康平旦夕  
來體中何似更冀調慎藥食無由馳候專奉此

又

某啓自以拙疾數日闕於致問不審體中何如必  
遂平愈孫兆藥多涼古方難用於今更且參以他  
醫爲善也專此不宣

又

某啓數日來尊候必更痊安單藥得效應且專服

千萬精審無求速功不欲頻去咨問恐煩勸也亦  
不煩答簡或賢郎批數字可矣

贈職方員外郎蘓君墓誌銘

曾鞏

熙寧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趙郡蘓軾自蜀以書至  
京師謂余曰軾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爲世用故不  
能自見於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  
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嘗  
疏其事蓋將屬銘於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  
敢廢焉子其爲我銘之余爲之記其說曰君諱序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五

字仲先眉州眉山其先蓋趙郡欒城人也曾大  
父欽大父祐父杲三世皆不仕而行義聞於鄉里  
祐生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之間嘗以事至成都  
遇道士異之屏人謂曰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授  
子祐辭不願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而杲始  
以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義爲詩務達其志而  
已詩多至千餘篇爲人踈達自信持之以謙輕財  
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其鄰  
里鄉黨至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是至數破其

業厄於飢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甚遇人無  
踈密一與之傾蓋無疑礙或欺而侮之君亦不變  
人莫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居圍中守禦會  
其父病歿君治喪執禮盡哀退慰安其母皆不失  
所宜慶歷初詔州縣立學取士爭欲執事學中君  
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其行蜀自五代之亂學  
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  
受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  
榮之意始大變皆始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

餘人蓋自蘓氏始而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君  
亦不強之謂人曰是非憂其不學者也旣而洵果  
奮發力學與其子軾轍皆以文學名天下爲學者  
所宗蓋雖不用於世而見於家稱於鄉里者如此  
是不可以無傳也已君始以子恩爲大理評事後  
累贈尙書職方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五慶歷五年  
五月十一日終於家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  
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夫人史氏蓬萊縣太君  
二子曰渙尙書都官郎中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

有能名曰洵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贈光祿寺丞孫七人位佾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軾殿中丞直史館轍商州軍事推官銘曰

蘓氏徂西值蜀崩分三世高逝以篤吾仁君始不羈勞躬以卑孝於父母施及窮嫠維見之卓教其子孫終化鄉邦學者誦誦維子若孫同時三人擅名文章震動四方迺本厥初考祖之自刻詩墓石以畀厥裔

蘓明允哀辭

曾鞏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七

明允姓蘓諱洵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旣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見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見之微小能見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畧如是以余之所言以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嘆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衰是非可否之

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酌酢萬事之變者雖錯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修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嘆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瘴徼學士大人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旣而明允召詔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

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於時而其名亦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聞而哀之明允所爲文有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更定諡法三卷藏於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爲人聰明辨智過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爲策謀務一出已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也二子軾爲殿中丞直史館轍爲大明府推官



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也既請歐陽公爲其  
銘又請余爲其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墳中而  
辭將刻之於塚上也余辭不得乃爲其文曰嗟明  
允兮邦之良氣甚怡兮志則彊決大河兮嚙浮桑  
燦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彫肺腸自京師兮泊  
幽荒矧二子兮與翱翔唱律呂兮和宮商與峩峩  
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遊兮汴之陽維  
自著兮曄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痛何  
傷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九

蘓氏族譜引

蘓 洵

蘓氏族譜譜蘓氏之族也蘓氏出於高陽而蔓延  
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  
留於眉眉之有蘓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  
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  
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  
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  
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  
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

譜爲蘓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  
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  
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  
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  
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  
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  
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  
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  
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焉可也嗚呼觀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十

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  
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  
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  
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木假山記

蘓洵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天幸而至於任爲棟梁  
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  
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  
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

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之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

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蘓氏族譜亭記

蘓洵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

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蘓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墳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嘆曰是不及見

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然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

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  
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耻  
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徃時所謂大慚而不容者也  
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輿馬  
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  
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  
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告  
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  
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  
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  
內慚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名之庶其有悔乎予  
曰然乃記之

丹稜楊君墓誌銘

蘓洵

楊君諱某字某世家眉之丹稜曾大父諱某大父  
某父某皆不仕君娶某氏生子四人長曰美琪次  
曰美琳次曰美珣其幼美球美球常從事安靖軍  
余遊巴東因以識余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君卒享  
年若干四年十月某日葬於某鄉某里將葬從事

來請余銘以求不泯於後余不忍逆蓋美琳先君之喪一月而卒美琪美珣皆志於學而美球既仕於朝銘曰

歲在亥月在子培高穴深託后土夫子骨肉歸安此生有四息三哭位後昆如雲不勝計其後豈不富且貴矚余作銘賴其季更千萬年豈不偉

與楊節推書

蘓洵

洵白節推足下徃者見託以先丈之埋銘示之以程生之行狀洵於子之先君耳目未嘗相接未嘗

輒交談笑之歡夫古人之所爲誌其人者知其平生而憫其不幸以死悲其後世之無聞此銘之所爲作也然而不幸而不知其爲人而有人焉告之以其可銘之實則亦不得不銘此則銘亦可以信行狀而作者也今余不幸而不獲知子之先君所恃以作銘者正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然余傷夫人子之惜其先君無聞於後以請於我我既已許之而又距之則無以卹乎其心是以不敢遂已而卒銘其墓凡子之所欲使子之先

君不朽者茲足以不負子矣謹錄以進如左然又恐子不信行狀之不可用也故又具列於後凡行狀之所云皆虛浮不實之事是以不備論論其可指之跡行狀曰公有子美球公之死由哭美球而慟以卒夫子夏哭子止於喪明而曾子譏之而況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愛夫吾言恐其傷子先君之風行狀曰公戒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鄉人誰非子之宗與子之舅甥者乎而余何忍言之而況不至於皆然則余又何敢言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十五

之此銘之所以不取於行狀者有以也子其無以爲怪洵白

老翁泉銘

蘓洵

山起東北翼爲南西涓涓斯泉溢溢以彌斂以爲井可飲萬夫汲者告我有叟於斯里無斯人將此寄誰山空寂寥或嘯而嘻更千萬年自潔自好誰其知之乃訖遇我惟我與爾將遂不泯無溢無竭以永千祀

送石昌言使北引

蘓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憾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甚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

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强悍不屈之虜廷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



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者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蘇軾跋云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則軾年二十一時所書與昌言本也今蓄於陳履常氏昌言名揚休善爲詩有名當時終於知制誥彭任字有道亦蜀人從富彥國使虜還得靈河縣主簿以死石守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十七

道嘗稱之曰有道長七尺而膽過其身一日坐酒肆與其徒飲且酣聞彥國當使不測之虜憤憤推酒床拳皮裂遂自請行蓋欲以死扞彥國者也其爲人大畧如此然亦任俠好殺云

經史閣記

集賢學士

呂

陶

彭山人

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經蓋自周道衰微鄉校廢壞歷秦之暴至漢景武間典章風化稍稍復講時文翁爲蜀郡守起學於市減

少府用度以遣博士諸生受業京師招子弟爲除  
繇且以補吏或與之行縣民用向化幾比齊魯自  
爾郡國皆立學實文翁倡之所謂石室者存焉至  
東漢之季四海板蕩兵火相仍災及校舍絃誦寂  
絕儒俗不正興平中郡將陳畱高昉修舊補廢作  
爲廟堂模制閎偉名號一新所謂禮殿者見焉及  
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苟有劍南百度草創猶  
能取易詩書春秋周禮禮記刻於石以資學者吾  
朝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

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始漢景末距  
今凡十六代千二百四十餘年崩離變革理勢不  
常而三事之盛莫易其故然則冠天下而垂無窮  
非夸說也攷實以議也惟經史閣之成基勢崇大  
棟宇雄奧下視衆屋匪隘卽陋聚書萬卷寶藏其  
間斯亦近類三事傳千百年而不可廢者乎龍圖  
閣直學士濮陽吳公因其成也會寮佐與蜀之士  
大夫及其講師徒弟凡若干人飲酒以落之德風  
洋洋頌聲愉愉布宣於一方有若闕里弟子集壇

坳之下歌詠先王道德而歸諸聖門又若魯侯至  
泮水之上國人望其車旂和鸞而樂見之視其顏  
色笑語而有感思向化之意嗚呼其盛矣哉公純  
誠好善治有本末所至以勸學爲先見一士可以  
語道誘進之常若不及乃詩人所謂能長育人才  
則天下喜樂之也陶於是推明公意而言焉夫治  
性修身以及國家天下大畧本之仁義其文莫詳  
於經覽古之人注措發施正邪粹駁與其生民幸  
不幸其迹莫著於史世之學者不矜誦教而率履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十九

其言不競多聞而慎擇其是則爲有得亦庶幾善  
學歟初閣之營建皆幕府太常博士王君霽爲之  
謀君修潔有文嘗典吳興郡學挈其規範來遺諸  
生匪獨諸閣也

蘓廷評行狀

蘓軾

公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入其先蓋趙郡欒城人  
也曾祖諱鉞祖諱祐父諱杲三世不仕皆有隱德  
自皇考行義好施始有聞於鄉里至公而益著然  
皆自以爲不及其父祖矣皇祖生於唐末而卒於

周顯德是時王氏孟氏相繼王蜀皇祖終不肯仕嘗以事遊成都有道士見之屏語曰少年有純德非我莫知子我能以藥變化百物世方亂可以此自全因以麵爲蠟皇祖笑曰吾不願學也道士曰吾行天下未嘗以此語人自以爲至矣子又能不學其過我遠甚遂去不復見公幼疏達不羈諸書畧知其大義卽棄去謙而好施急人患難甚於爲己衣食稍有餘輒費用或以予人立盡以此窮困厄於饑寒者數矣然終不悔旋復有飲則曰吾固

知此不能果困人也益不復愛惜凶年鬻其田以濟饑者旣豐人將償之公曰吾固自有以鬻之非爾故也不問知與不知徑與歡笑造極輸發府藏小人或侮欺之公卒不懲人亦莫能測也李順反攻圍眉州公年二十有二日操兵乘城會皇考病沒而賊圍愈急居人相視涕泣無復生意而公獨治喪執禮盡哀如平日太夫人憂甚公強施施解之曰朝廷終不棄蜀賊行破矣慶歷中始有詔州郡立學士驩言朝廷且以此取人爭願效職學

中公笑曰此好事卿相以爲美觀耳戒子孫無與人爭入學郡吏素暴苛緣是大擾公作詩并譏之以子渙登朝授大理評事慶歷七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五以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累贈職方員外郎娶史氏夫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生三子長曰澹不仕亦先公卒次曰渙以進士得官所至有美稱及去人常思之或以比漢循吏終於都官郎中利州路提點刑獄季則軾之先人諱

洵終於霸州文安縣主簿渙嘗爲閬州公徃視其規畫措置良善爲留數日見其父老賢士大夫閭人亦喜之晚好爲詩能自道敏捷立成不求甚工有所欲言一發於詩比没得數千首女二人長適杜垂裕幼適石揚言孫七人位份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聞之自五代崩亂蜀之學者衰少又皆懷慕親戚鄉黨不肯出仕公始命其子渙就學所以勸導成就者無所不至及渙以進士得官西歸父老縱觀以爲榮教其子孫者皆法蘓氏自是眉之學

者日益至千餘人然軾之先人少時獨不學巴壯  
猶不知書公未嘗問或以爲言公不答久之曰吾  
兒當憂其不學耶旣而果自憤發力學卒顯於世  
公之精識遠量施於家聞於鄉閭者如此使少獲  
從事於世者其功名豈少哉不幸汨沒老死無聞  
於時然古之賢人君子亦有無功名而傳者特以  
世有知之者耳公之無傳非獨其僻遠自放終身  
亦以其子孫不以告人之過也故條錄其始終行  
事大畧以告當世之君子謹狀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二十二

四菩薩閣記

蘓軾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  
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  
解其顏故雖爲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  
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  
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爲  
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旣  
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全遂竅其兩版以受  
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

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版爲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於江載是四版以歸旣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爲先君施舍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

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旣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矐吾足可散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又曰吾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

不悛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爲恢則其人  
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  
況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  
存乎人子勉之矣爲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  
焉卽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爲大閣以藏之且畫  
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  
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眉州遠景樓記

蘇軾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二十四

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  
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  
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之弊獨吾州  
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  
指以爲迂濶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  
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  
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  
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旣去輒畫像事之  
而其賢者則紀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



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  
求家藏律令徃徃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  
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  
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  
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  
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  
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  
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旣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  
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

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  
其民皆聰明才智矜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  
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  
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  
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  
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苟衆以  
爲易事旣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  
其請旣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  
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遊處其上軾

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之人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愷悌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二十六

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坵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尙未晚也

石氏畫苑記

蘇軾

石康伯字幼安蜀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卽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

謾謾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髯而黑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遊知其急難甚於爲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舁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二狀貌如四十許人鬚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爲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二十七

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室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故得其畫爲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筭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著其爲人之大畧云爾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  
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  
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  
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元之又元  
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  
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  
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  
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嘆  
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

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  
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  
亦見夫蝸與雞乎夫蝸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  
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  
則無視無聽無饑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  
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  
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  
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蝸與雞而問之  
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

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書來海南  
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爲記紹聖六年三月十  
五日蜀人蘓軾書

亡妻王氏墓誌銘

蘓軾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蘓軾之妻王氏卒於京  
師六月甲午殯於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  
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  
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  
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於軾有子邁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二十九

君之未嫁事父母旣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  
肅聞其始未嘗自言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  
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  
問其他書則皆畧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從  
軾官於鳳翔軾有所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  
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  
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  
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  
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

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於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塋諸其姑之側未朞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塋之銘曰君得從先夫人於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爲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保母楊氏墓誌銘

蘓軾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山人年三十始隸蘓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三十

氏頽然順

殘缺

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已

殘缺

州屬續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於開元

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塋之於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蘓子之保母尙勿毀也

蘓氏乳母任氏墓誌銘

載石  
蘓祠

蘓軾

趙郡蘓氏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入父遂母李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子之邁迨過皆有

恩勞從軾官於杭密徐湖謫於黃元豐三年八月  
壬寅卒於黃之臨臯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  
葬於黃之東阜黃岡縣之北銘曰生有以養之不  
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從與  
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寶月大師塔銘

蘓軾

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古姓蘓氏眉之眉山人於余  
爲無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  
九得度二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三十一

大師惟慶爲成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  
外肅伏慶博學通古今善爲詩至於持律總衆酬  
酢事物則師密相之也凡三十餘年人莫知其出  
於師者師清亮敏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已  
以裕人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爲趨成之更  
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郫者凡一百七十三間經  
藏一廬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塲橋二十七  
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  
爲譬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然也故

余嘗以爲修三摩鉢提者蜀守與使者皆一時名公卿人人與師善然師常罕見寡言務自却遠蓋不可得而親疎者喜施藥所活不可勝數少時瘠黑如梵僧既老而皙若復少者或曰是有陰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卽以書告於往來者勅其子孫皆佛法大事無一語私其身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日蚤暮及辰曰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於城東智福院之壽塔師少與蜀人張隱君少愚善吾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三十二

先君宮師亦深知之曰此子才用不減澄觀若事當有立於世爲僧亦無出其右者已而果然余謫居惠州徒曾孫法舟實來請銘銘曰大師寶月古字簡名出趙郡蘓東坡之兄自少潔齊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十五瑩然摩尼歸眞於土錦城之東松柏森森子孫如林蔽芾其陰

陸道士墓誌銘

蘓軾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爲黃冠師子厚



獨狷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余黃州  
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指畧蓋自以爲決不死者然  
余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  
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則得瘦疾骨  
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內外丹益精曰吾眞坐寒而  
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  
者余曰然子若死必復爲道士以究此志余時適  
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  
久之子厚去余之河源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祖仁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三十三

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  
十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曰嗚呼多藝  
此黃冠詩棊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龜饑  
鶴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來少宏寬  
毋復清詩助瘠酸龍虎尤成無或奸徃駕赤螭駢  
青鸞

思子臺賦序

蘓軾

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入與  
其弟沆子<sup>缺</sup>皆竒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爲人

而舉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  
官止著作佐郎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缺皆亡  
之予少時常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授秦皇下  
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  
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胸懷  
髣髴也

與眉守黎希聲

蘓軾

傾向已久展奉無由竊計比日履茲酷暑起居住  
勝某占籍部中不獲俯伏門下一修桑梓之儀瞻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三十四

望鈴齋豈勝懷仰伏惟順時爲民自愛

與李端伯

蘓軾

邑子每來稔聞豈悌之政西南泰然不肖與受賜  
多矣幸甚幸甚小姪千之初官得在麾下想蒙教  
誨成就也曾拜聞眉士程遵誨者文章氣節皆有  
可取不知曾請見否

與林濟甫

蘓軾

眉兵至承惠書具審尊體佳勝眷愛各安某與幼  
子過南來餘皆畱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

中亦自有翛然處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順風卽過矣回望鄉國眞在天末畱書爲別未問遠惟以時自重

與楊濟甫

蘓軾

寶月師孫來得所惠書喜知尊體佳勝眷聚各清安至慰至慰某凡百粗遣北歸未有期信命且過不煩念及惟聞墳墓安靖非濟甫風義之篤何以得此感荷不可言舟師云當一到眉此中諸事可問其詳也遠祝惟若時珍重而已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三十五

與楊子微二首

蘓軾

某與尊公濟甫半生濶別彼此髮鬚雪白而相見無期言之悽斷尊公乃令閣下萬里遠來海外訪其生死此乃古人難事聞之感歎不已辱書具審起居佳安尊公已下各得安勝至慰之極某七月中必達穎昌矣回馭少畱一須欸見餘祝若時自重

其二

某與舍弟流落天涯墳墓免於樵牧者尊公之賜

也承示諭感愧不可言聞井水嘗竭而復溢信否  
見今如何因見細喻井卽老翁泉

與眉守黎希聲

蘓軾

去歲王秀才西歸奉狀必達卽日遠想起居住勝  
承朝廷俯徇民欲有旨借畱雖滯畱高步士論未  
厭而鄉閭之慶時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園亭  
之勝士人之衆多食物之便美計公亦自樂之忘  
歸也某久去墳墓貪祿忘家念之輒面熱但差使  
南北不敢自擇爾何時復得一笑爲樂尙冀爲時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三十六

自重

與子由

蘓軾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賫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  
知近日安訊兄在眞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凡  
幾變矣遭值如此可嘆可笑兄近已決計從弟之  
言同居穎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徃會  
之并一二親故皆在座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徃  
穎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報太抵相忌安排  
攻擊者衆北行漸近決不靜耳  
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喜

決不失所也更畱眞十數日便渡江徃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然亦不知天果於兄弟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疊一兩月方遣邁去注官迨去搬家過則不離左右也墓地弟請一畝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可用也更破千緡買地何如畱作塋事千萬莫徇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遺臭無窮哀哉哀哉兄萬一有一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三十七

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閉戶治田養性而已千萬勿相念保愛保愛今託師是致此書

與王慶源

蘓軾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減削索然貧儉始至值歲饑人豪剽刦無虛日凡督捕姦兇五七十人近始肅然鬪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時登高西南引領卽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

路上放歌倒載也

與王元直

蘓軾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  
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中弄水挑菜  
便過一日每見一邸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  
綜核名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況僕頑鈍如此其  
廢棄固宜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欸段一  
僕與子衆丈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  
與君對坐庄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三十八

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  
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居錢塘日元直與仲元貺秦少遊來訪曾作六  
言絕句送之云三人一旦同行畱下高齋月明  
遙想扁舟京口尙餘孤枕潮聲元直已還眉山  
故作書訊候耳

大雅堂記

黃庭堅

余謫居黔州盡書子美夔峽兩川諸詩以遺丹稜  
素翁俾刻諸石使大雅遺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

之耳素翁乃作高屋廣楹以庇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仍爲作記其畧云由子美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嘗欲忻然曾意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在無意於文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而入其門耶故欲後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三十九

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綠菜贊

黃庭堅

蔡蒙之下彼江一曲有茹生之可以爲菽蛙蟻之衣采采盈掬吉蠲銑澤不溷沙礫芼以辛鹹宜酒宜餼在吳則紫在蜀則綠其臭味同遠故不錄誰其發之班我旨蓄維女博士史君炎玉

東坡像贊

黃庭堅

子瞻堂堂出於峩眉司馬班揚金馬石渠閱士如  
墻上前論事釋之馮唐言路以爲階而投諸雲夢  
之黃東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  
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而名之曰  
元祐之黨放之珠厓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也不自  
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也不自知其紫  
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也不自知其珠厓儋耳  
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邛  
一壑則無如此道人何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四十

又贊云我游鈞天帝之所都是老先生玉色敷腴  
顧我而歎憫世垢濁笑謂侍仙畀以靈藥稽首竟  
歸萬里天風碧山巉然月墮江空

辨蜀論

唐 庚

自項諸公論議多以蜀人爲疑苟可以防閑阻遏  
無不爲矣吾不知其說也以公孫述嘗有蜀乎是  
時王郎據邯鄲盧芳據五原劉永據梁宋隗囂據  
秦隴而秦豐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劉  
氏嘗有蜀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朔袁術



據九江劉表據荊州孫氏據江表而公孫度宋度  
建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王孟嘗有蜀乎是  
時劉隱稱南漢李景稱南唐錢鏐稱吳越劉崇稱  
東漢而馬殷王審知高季興之屬不可勝數何獨  
蜀也議者以謂蜀有劍閣之險白帝之隘是大不  
然吳有長江魏有成皋趙有井陘燕有飛狐秦有  
崤函天下之險有甚於蜀者矣而議者又謂蜀有  
沃野之饒鹽鐵之富是又不然史稱秦地膏腴謂  
之陸海齊有魚鹽絲麻戰國最爲強雄楚通百越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四十一

擅三江五湖之利吳人鼓鐵熬鹽通天下天下之  
富有甚於蜀者矣江左寇盜不止於譙縱山東藩  
鎮十倍於劉闢甘陵之圍難拔於均順江津之謀  
易敗於逢旨今天下無事大臣長慮却顧推自昔  
禍患之所從起而逆閑之此其意是矣而獨施之  
於蜀則吾不知也

存舊論

唐 庚

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造不應古誼者十至八九  
其文采法度畧矣然而天下之人見卽喜不見卽

悲中更王氏之亂廢棄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隸僚屬歡喜踴躍父老或至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鋤去禍難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廟社稷蓋又二百餘年雖漢之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此然亦不可謂無助也且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叔孫所爲非有周公之學術智識也雜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盲者復視廢者復起如流浪積而返其故鄉見其父子兄弟感

慨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耶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泣矣何者漢之爲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而已夫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之於逸樂安全之地不數十年海內無事斯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者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之古者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爲一王法而不慕前朝異姓已陳之迹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使斯民

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繫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絕於民也亦灼然矣向使今日變其一明日變其二祖宗餘澤日益就盡不在目前不幸而姦人撼之則人心搖而天下去矣古者公卿大夫猶知守其家法至數十世不易其衣冠閥閱豈無隆替而國人信服終莫之敢抗謂之名家舊族而况數百年爲天下國家者哉

名治論

唐 庚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四十三

古者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治故曰夏后氏尙忠殷人尙質周人尙文雖聖人之道不可以名言而施之政事必有稱號可指非但王者如此而一國之治亦然故曰周公治魯尙齒而親親太公治齊尙賢而尊尊自是以來謀謨之臣議論之士亦未有不明當世之治體而識其面目者故漢世每以襍霸自名而晉人亦云以道勝寬和爲本今宋之爲政久矣其所尙者何也士之通經術知古誼者不爲不衆日夜講究治道以遊於世者亦不爲不

熟其所稱引動以宗周爲言而問以當代治體則茫然不知所以名之惟無得於此是以有慕於彼愚誠不自揆蓋嘗妄論之矣屢不必同要之適足治不必同要之適時故成周之治任人而國朝之治任法任人者非不用法也以人爲本而輔之以法任法者非不用人也以法爲本而行之以人自古法無全是亦無全非而人之忠佞智愚賢不肖至於遼絕故任法之世無甚利亦無甚害而任人之世非大治則大亂矣周時公卿不過數族周召

毛原執政至數百載不絕今之大臣更出迭入遠者十餘年極矣近者朞月而已雖無累世輔弼之利亦無妨賢專恣之害矣周之諸侯旣錫以土宇則刑賞生殺之柄悉舉以委之今郡縣之權不過鞭朴耳過此以往則相顧而議法矣雖無屏藩形勢之利亦無戰爭侵奪之害矣周時任官必考論人物謂之量才度德今不然矣以資歷爲高下以注籍爲先後揭闕於道應法者得之雖無爲官擇人之利亦無好惡徇私之害矣周時取士使之自

相推擇謂之鄉舉里選今又異於此矣蓋自國初以來三易取士之法然要之不離文字晦名易書暗考而明取之雖無出長入治之利亦無毀譽比周之害矣其大畧如此故周之極熾至於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典章文物之盛信有絕人而晚節禍敗亦足以稱此國家受命百五十六年間海內晏然如一日者此任人任法之效也昔者李勣爲將無大勝亦無大敗薛萬徹非大勝卽大敗而近世論將未嘗不以英衛爲先然則今之所得多於成

周亦明矣而土方歉然不足爭說人主以成康之隆而不知國朝規摩處置所以成就天下之勢者固已如此非獨不知國朝亦復不知成康矣何則人有情而法無心情之所在恩怨以之其無心者漠然而已今者欲成康乎則必脫畧文法而一切任人夫以天下之大利而索之於繩墨之內是猶以李勣之節制而求萬徹之竒勝終不可冀然與其蹈萬徹之險孰若李勣之持重足任也哉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踴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有爲國計者有爲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貽患於後此有必勝之機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爲之若此者爲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旣平謀臣宿將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竒則瞋目扼腕爭爲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逞其智勇而舒其

意氣若此者爲身謀非爲國計也臧宮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焉惟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爲身謀非國

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桓溫劉裕是已嗟乎秦漢以來說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爲國計者至少爲身謀者如此其多途也可不戒哉

重修思政堂記

唐 庚

並嘉陵而南至於大江置守者七而閩中最爲名郡後唐長興元年始建保寧節度國家因之爲安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四十七

德軍其山川形勢郭郭衢路制度宏遠隱然有大國之風絲鹽之利舟楫之便可以通四方商賈宜其民力富饒足以自樂然城中無名園甲舍非富家大姓不用瓦屋閭閻凋疎彌望蕭然其儉嗇如此豈其風聲氣俗自古然耶抑起於近代而莫推其所自也太守之居蓋前日節度使之所治園囿至廣而亭榭至少賓客往來無燕勞館犒之地殆不類夫所謂節鎮者上下習熟恬不經意元符元年管城虞公來守是邦明年始作整暇堂壯大華

好爲一路偉觀而堂之直北舊有思政堂規模劣小不稱其名旣爲整暇所形尤覺茶然無復氣概公顧而嘆也曰頭重足弱項背不相副可乎徹而堂之逾年一新然後二堂相望雄傑相應吏民觀之有以知刺史之尊而專城爲可樂也是歲某爲閩中宰屢嘗謁公於堂公道其所以然而求文以爲記某聞古人有言俗奢則示之以儉俗儉則示之以禮今閩人以儉爲俗久矣恐其流而入於固也公旣示之以好惡如此庶幾少變而合於禮歟

是真不可以不書若夫立名之意則見於前守董公所記彼固又自有說焉故吾之所及不復論次之

三國雜事序

唐 庚

上自司馬遷史記下至五代史其間數千百年正統偏伯與夫僭竊亂賊甚微至弱之國外至蠻貊戎狄之邦史家未有不書其國號者而三國志獨不然劉備父子相繼四十餘年始終號漢未嘗一稱蜀其稱蜀者流俗之語耳陳壽黜其正號從其



俗稱循魏晉之私意廢史家之公法用意如此則其所書善惡褒貶與奪尙可信乎魏晉之世稱備爲蜀猶五代稱李璟爲吳劉崇爲晉耳今五代史作南唐北漢世家未嘗以吳晉稱之獨陳壽如此初無義例直徇好惡耳往時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王荆公曰五代之事無足采者此何足煩公三國可喜事甚多悉爲陳壽所壞可更爲之公然其言竟不暇作也惜哉

讀巢元修傳

唐 庚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四十九

唐末有鄭遨者與李振厚善振仕梁至崇政使遨未嘗一至其門後唐同光初振竄嶺外遨徒步萬里往見之其後一百八十年而宋有巢元修事士之難得蓋如此吾聞子由立朝謇謇有大體然靳惜名器太甚良以是失士心比其敗也士大夫詆之又過矣觀共書巢元修事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史南壽墓銘

唐 庚

邑人史南壽以政和七年戊戌卒於家其子卜葬地得至孝鄉善聽里山池之原卜葬日得十年十

一月己酉於是遣使來請銘銘曰

公之系太原史九齡名南壽字鼻祖灝尉臨邛蜀唐末不復東居吾鄉爲著姓自克恭丹稜令曾祖瑾祖正辭父大同世高貲列甲第名上田產鉅萬僮指千公少時生兩兒長易簡吾故人有氣節能苦辛次行簡尤所畏學已優時未仕女二人皆已行宋師錫洎孫京孫男一孫女二男耆卿女幼稚穴故鄉爲所欣近先壠利後昆中有銘文百句句三言信萬古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五十

亡兄墓銘

唐 庚

先公奉議有子四人兄其長也少時受書爲文章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其志豈易量哉已而病肺不得盡其力以學然天資孝友所立有絕人者正使學力其得亦不過如此元祐三年秋先公游瀘南予兄弟持母喪於丹山兄半夜蹴予曰吾夢收尊書發之得亟來二字何也尊得無它乎吾心動矣汝侍几筵吾今趨瀘南省尊予未有以應兄奮曰吾決矣是夕裹糧黎明走洪川將僦舟而江水甚

怒聲搖喊十里客舟布岸皆不敢動兄徬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諾兄跳入據航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用二日半至瀘而先公果病甚見兄大驚詰其所以來兄具道其曲折先公嘆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兄具大舟迎侍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嗚呼方是之時非孝道足以通神誠足以知幾其禍可勝言哉元符二年冬弟庚以貢舉事繫獄臨叩并械之凡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而其詞確然不及庚以故獄

久不具卒會赦除之其堅忍如此性直率無威儀人多易之至是乃大服以爲不可及嗟乎吾少兄十有五年二十五卽去爲吏四方五年十年乃一歸歸不過旬日復去此其中寧無軼事然其大節可觀矣兄以崇寧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卒於家而貧不卽葬殯於僧舍十有三年然後得歸骨於某村之原時政和八年十一月日也銘曰  
兄諱瞻改白虎始字望之今長孺氏於唐望於魯五十二年卒歸土夫人范前物故喪有周制以范

祔男子二纜一女男業儒釋女猶處墓用銘家有譜後世參之考其素

史子深墓誌銘

唐 庚

君諱通字子深姓史氏世爲眉之青神人少與其兄恂皆以文學知名於鄉年十七以貢舉不中遂退居於楠溪之上杜門著書絕人事者數年得易著若干卷乾坤別解三卷禮記義一卷詳說四卷律呂氣數十二卷書義八卷詩義若干卷論語孟子解各若干卷子史論若干卷其書旣出學者翕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五十二

然稱之或曰是知古矣其於時事未必知也已而君至京師進世要機務十卷芻蕘策二十卷其言當世便利非草茅布衣之士所能言之至於論兵則雖謀臣宿將練習邊事者弗能易也或曰是能言矣其於行事未必能也已而君起家尉通州遂能使人畏己遇事輒斷號爲強明至作盤石令則又專務寬厚和易撫字勸課如古循吏所爲蓋二邑之俗不同故君所以應之者亦異名聲大著諸公交章薦之而君已卒縣人哭泣悲思至今父老

猶喜道當時事吾嘗謂學者所貴乎知經者以其能知道所貴乎知道者以其能應物白首窮經而不能應物又何以經爲哉悲夫君學足以知經道足以應世而晚得一命年止五十七不得以充其志官止於一縣令不得以盡其才故其應物者止於如此此吾黨之士所以嗟惋嘆息爲之請銘以葬而吾亦不得而辭也史氏系出魯國後徙杜陵唐末入蜀遂家於眉曾祖考皆不仕君中元祐三年進士第歷達州通州尉資州盤石令年月日卒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五十三

於官舍先娶侯氏再娶程氏男二人曰紀曰彥時女五人長適某次適某孫男二人女一人皆幼以大觀三年三月日葬於某山之原銘曰

子深之書學者多有雖不銘之自足以久旣足以久而又銘之子深之傳愈久不疑

古硯銘

唐 庚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天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

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爲用也  
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  
乎吾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或曰壽  
夭數也非銳鈍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  
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爲此勿爲彼也銘曰  
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惟其然  
是以能永年

先君眞贊

唐 庚

嘉祐熙寧間西南有隱君子焉幅巾布衣時時出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五十四

遊人間士大夫好事者多從之遊喜談易詩春秋  
辭旨邃遠能得先儒所未到者遇人饑寒解衣衣  
之推食食之人有所求則鬻賣與之無難色緩急  
輒陰救之問其姓名則嫚罵不以告逢人無貴賤  
皆抵掌談笑蜀人皆知其爲有道之士相與強名  
爲先生然竟莫測其果何人也元祐末雖不復  
三字法不復出耶抑出而人不見也傳者以爲卒  
矣是殆不然先生游無何有之鄉獨與道俱者也  
道在與在道亡與亡使道而果亡則先生幸死矣

道未亡於天下則先生烏乎死紹聖初有姓唐名  
庚者畫先生之像而事之爲先生作眞贊自稱爲  
先生之子已而書以贊之曰

軒然其頎幅巾布衣清風蕭蕭在人目圍此豈先  
生者也孰能援筆一揮其心中之精微也哉

異箴

唐 庚

道喪俗弊非惟今日援而救之顧自有術汝旣無  
術欲救不能揭揭自異徒以取憎魯人獵較未害  
於理萬春鄉社未害於正禮有從俗易貴隨時汝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五十五

獨自異背俗而馳凡汝所爲世俗尤嗤充汝之操  
蚓而後可士不必異亦不必同異褊同污均失乎  
中勿異勿同惟義之適勿以汝身與世爲的

直箴

唐 庚

直乃一節未爲全德全德之人能曲能直不師全  
德而蹈一節十圍之腹不能納一吸之氣徑尺之  
顛不能壓三寸之舌毫端棘末在汝胸臆汝不能  
納冲口逆突出輒逆人遂失顏色顏色不懌內藏  
怨隙談笑之間遽成仇敵汝怨汝疾終身不汝釋

汝不早自責何以安汝迹耶

子西文集序

唐 庾

余兄子西自齠齡學爲文出言已驚人如賦明妃曲題醉仙崖什上任德翁序之類時年方十四五老師匠手見之無不褫魂落膽及入官以來所著愈多至被謫南遷其文愈工然隨作隨散不復畱藁故今所存者極少比見京師刊行者止載嶺外所述文隨卷附之庶以廣其傳云昔昌黎文公集其子婿李漢編而序之杜子美詩故相呂公微仲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五十六

爲作年譜予與兄手足之愛親炙最久其編次之意發揮之功庶或幾於二子焉若夫吾兄子西之文其名之布於天下爲縉紳之所欣慕至其撰著或有先後所造或有淺深則覽者當白辨之固不待余言而後知也宣和四年六月日弟庾序

唐子西先生文集序

鄭

總 太玉

君子所貴於文者以與道俱而已詩以道志春秋以道名分易以道陰陽此之謂道易順而書險詩葩而春秋質書之全經不用也字而詩復須韻以



成章此之謂文文非道無以立訓而垂世道非文無以示人而遠行堯舜禹湯周孔孟氏皆明道立訓之文雖秦火洞然傳之不絕其後揚雄韓柳之徒復著書能文柳雖少時嗜進不擇所附以至於儼然能學道自勵贖咎前非其文攻砭世俗有補教化故卒配韓以傳若士之見道不明與雖明而無守文不主道但求其工或道有不足其文僅能給用非沛然有餘無以自立自著則雖聞於一時亦不傳於後世然則文之與道如耳有聰目有明

血有氣形有神要之不可斯須違然後盡善此學者所當知也眉州唐先生名庚字子西政和中謫官嶺南余邂逅識之往來相好也其文實與道俱觀其文則其人不<sub>論</sub>可知屬意遣詞必存藥石之道或以箴世或以自明體高而妙詞嚴以精或者以爲殆近短澁非也以予觀之正如萬頃之瀾浩然東下崩騰曲折盡水之變終而覆之纔數百言耳此其所以爲奇天人談妙於元珠四老奕棋於一橘可謂小乎其胸中如此使攄之世則善然自

謫而衰運蹇以至於死有志之士所爲哀之韓退之謂柳子厚斥不久窮不極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傳於後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西謫官七年詩文益多而工其得失蓋類子厚余始疑近古以來文字有傳皆須科名之顯爵位之榮或大人先生能輕重人爲世所信者稱之其勢足以相因而後傳如子西則不待三者惟太學之士得其文甲乙相傳愛而錄之愛之多而不勝錄也鬻書之家

遂丐其本而刻焉士方留意於時學萬音同律始得爲醇佗文若不適用不足愛乃今不然嗟乎文章果天下公器子西眞豪傑之士太學誠賢士之關哉子西與余俱喜詞章山川遠阻則寄語酬唱樽酒會面則論文入微又同好出世間法余嘗謂子西金屑雖貴着眼成疾文章氣習盍痛掃除雕琢肝腎徒勞人耳子西戲答曰吾寧盡此生筆硯間寂然之樂待來世未晚也坐客嗑然而笑嗚呼行成於思業精於勤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子西文

章博雅超詣執神之機爲是故也學者有意於傳則以先生爲法宣和四年五月一日序

唐子西先生文集序

呂榮義  
德陵修

近世以來集顯於時者文忠公有六一居士集舒王有臨川集叅政呂公有觀文集丞相張公有無盡居士集蓋其文如是其官如是雖樵夫野老市井庸人皆能道其姓氏而樂誦之故言之易以信而傳之易以廣其勢然也乃若有其官而文不顯有其文而官不顯二者不可兼故其傳之誠難若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五十九

唐先生者所謂有其文而官不顯者也先生名庚字子西眉州眉山人也紹聖中以進士第爲州縣官至大觀始入爲博士士大夫稍道其文而世亦未盡知之政和初謫居海表流離困苦蓋六年而不返然身益窮而文益富也其後歸京師僦居於景德寺予時與先生比舍而日得見先生之所爲文頗詳請本以傳而先生辭曰余以是得名亦以是得謗可一覽而足不必丐而去也於是不果傳焉退復思念曰先生之文金玉也雖閉藏埋沒不

求人知然氣焰光彩久而必見於世蓋所謂不待言而後顯也已昔屈原以離騷顯陶潛以歸去來辭顯盧仝以茶歌顯顧當時達官豈無其人而三子獨得顯於世豈非以其文乎今先生之文余知其不久而遂顯也先生死不一年果有橐其文以來京師者而太學之士日傳千百本而未已然惜其所傳者只此今始序而藏之庶幾他日必有得其完本者宣和四年八月日序

書先集後

唐文若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六十

味道者不以聲色論文亦如之道散學非一家言日出而無窮君子病焉昔之人惟其所得於此而寓之於彼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莊周曰是其言猶時女也周書淑詭連狝無端崖而自好如此不誣也陶靖節不仕不隱不以萬物之好易北窻之涼卽其詩豈與魏晉同其聲色哉先君自幼承學於皇大父若與蜀先諸儒異轍也旣仕矣始紹聖訖政宣名稱益高身日益困折先君常謂所知曰後世有揚子雲此復何憾嗚呼昔子

雲亦蜀人仕漢不遇比没且無子今其傳非以書  
故耶死其流風甚遠其樹立甚大故其於文率皆  
懲世漫靡多所矯抑扶雅黜鄭不爲苟作當其時  
如操南風之絃以遊北里雖濫吹雜然衆寡莫敵  
而平和雅淡之音厭服於人心者且久而愈信也  
今其傳如藏舊如辨同寔熙豐以來黨事以之如  
議賞如察言寔崇觀以來邊釁以之宣和中朝京  
師燕薊始事公因作韓忠惠公傳斥其非幾以身  
殉焉是又豈空言哉嗚呼昔魯大夫臧文仲旣歿

其言立叔孫穆子曰是謂不朽始先君攜束書度  
嶺閱五年而後歸世皆憐其窮惟其身方擯斥且  
死而其言率憂深不怨如贊曲江論憫俗君子讀  
而哀之亦曰是千載之表微也且先君視子雲年  
與位皆未究先君有不令不肖之子雖存而立不  
傳他日徒因其書之遺質之父兄見聞欲少發其  
端緒而家難流落復多散逸不果嗚呼尙忍言哉  
嘉祐熙寧間皇大父淹有盛名於西南學者爭宗  
師之益昌龍圖閣直學士陸公誥薦之於朝不報

其徒盖與蜀先張氏蘓氏中分魯至其推明六經  
謂易詩書始著乾坤君臣夫婦之正禮樂藏諸用  
春秋謹其變繫辭之旨微夢奠不發春秋之作盡  
獲麟無褒獨推原孟軻氏而絜然負異於諸儒者  
如此先君年二十擢第四十南遷五十而先君沒  
後四十餘年羅浮之人乃相與竊竊然尸祝而俎  
豆之於今不忘然則先君子雲之嘆與叔孫不朽  
之言所以期之後世者復何如哉紹興歲己卯立  
春日男左朝奉大夫權知饒州軍州事文若謹書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六十二

進長編奏狀

李 燾

隆興元年知榮州李燾臣嘗盡力史學於本朝故  
事尤切欣慕每憾學士大夫各信所傳不攷諸實  
錄正史紛錯難信如建隆開寶之禪授涪陵岐魏  
之遷歿景德慶歷之盟誓曩霄諒祚之叛服嘉祐  
之立子治平之復辟熙寧之更新元祐之圖舊此  
最大事家自爲說臣輒發憤討論使衆說咸會於  
一敢先具建隆迄開寶十有七年爲十有七卷上  
進

乾道四年禮部郎官李燾上言臣准朝旨取臣所著續資治通鑑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繕寫投進今先次寫到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跡共一百八卷投進治平以後文字增多容臣更加整齊節次投進

臣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鑑也先使其寮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爲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失於繁無失於畧今唐記取祖禹之六百卷刪爲八十卷足

也臣今所纂集義例悉用光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憑顧臣此書詎可便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可也旁採異聞補實正史之闕畧參求真實破巧說僞辨之紛紜盖以昭明祖宗之豐功盛德區區小惠或可錄所有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八卷隨表上進

淳熙元年知瀘州李燾上言臣先次投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建隆迄治平今欲纂緝治平以後至中興以前六十年事迹庶幾一祖八宗之豐功盛

德粲然具存無所闕遺顧此六十年事實錄正史外頗多所增益首尾畧究端緒合爲長編凡六十年年爲一卷以字之繁畧又均分之總爲二百八十卷然熙豐祐聖符靖崇觀和康之大廢置大征伐關天下之大利害者其事跡比治平以前特異寧失之繁無失之畧必須睿明稱制臨決如兩漢宣章故事無使各自爲說乃可傳信無窮

淳熙九年知遂寧府李燾上言臣累次進所爲續資治通鑑長編今重別寫進共九百八十卷計六

百四冊其修換事總爲目一十卷又緣一百六十八年之事分散爲九百八十卷之間文字頗繁本末難以立見畧存梗槩庶易檢尋今創爲建隆至靖康舉要六十八卷并卷總目共五卷已上四種通計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冊投進者紀一祖八宗之盛德至善義寧止於百篇聚九朝三世之各見殊聞事或傳於兩說惟折諸聖乃得其真臣網羅收拾垂四十年綴葺穿聯踰一千卷牴牾何敢自保精力幾盡此書非仰託大君之品題懼



難逃乎衆人之指目漢孝宣稱制決疑故事最高  
於甘露我神考錫名冠序治鑑莫毀於元符豫席  
恩言比迹先正臣死且不朽

新修四齋記

李 燾

蜀郡文學掾李浩蘓誥具書告丹稜李燾曰成都  
學者日增統帥陳侯懼學宮不足以容迺卽公堂  
之左右更築崇寧廢址新爲屋二十八楹分爲四  
齋疏爲四十八牕高爽靜深學者益趨焉總其費  
爲錢一萬九千緡有奇經始於去冬落成於今春

而秋毫弗以煩民此美事也諸生咸願有所紀述  
敢以告燾再却而再至已迺喟然嘆曰營繕齋屋  
事固甚美雖勿紀豈不粲然陳前而燾私竊有感  
焉則不可不爲諸生詳之蓋聞古之士皆有學學  
必有講習之處在家曰塾其曰庠曰序曰校蓋各  
因所處而立之名初未嘗有大小升降之殊也歲  
時朋萃羣集有司於是取賢斂才推而上之其不  
率教者屏之夫推而上之亦必有講習之處焉斯  
總名曰大學大學惟王者之都得有是名非王都

則名曰學而已故鄉鄙莫不有學謂國乃有學固已失之且庠序及校皆所以明其講習之處云爾未始訂某處爲序某處爲校也亦未始曰庠不得名序序不得名校校不得名庠也昔孔子射矍相之圃盖以魯君之命致衆而論士然則圃亦學矣豈必曰庠曰序曰校而後爲學云乎哉若孔子固未嘗言庠序其言庠序則自孟軻氏始孟氏雖列三代學名而其義則專在養教及射修吾孝弟忠信而已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又

曷嘗分東北西南上下左右或在廟或在國或在郊春夏秋冬夏所居各異詩書禮樂所教亦不同如大小戴所記鄭康成蔡伯喈輩所箋註紛然交加雖巧辨曲通之成理考証求定終須掎擊况又增以成均米廩瞽宗辟雍膠射與夫三靈五府別號異辭叢脞襍混爲一條不可致詰先儒悟其齟齬難以位置則從而爲之說曰周兼四代之制盖一處並建四學非四學各爲四處也然其說要未允當姑置周勿問彼區區之魯而亦兼四代之制

乎泮水詩今具存米廩瞽宗辟雍膠射不少概見不知漢儒何所依憑而公倡異端強人它類疑誤學者蓋其甚病在溺心以博未識古書之正僞更怵世賢傅會緯說錯亂經言遂使後世人主惑其名而不究夫學之實籠絡牽聯惟恐漏落崇侈土木贅聚冠履於孝弟忠信所當修者則未始致意焉其言豈不諄諄特其意倜倜然遠耳漢孝武幸從董仲舒等議立大學置五經博士舉孝廉增弟子員或獻雅樂或對三雍當時抑可謂彬彬矣然

孝武實急功利士之精通穎秀者皆不肯游學游學者特章句之儒初無益於成敗之數也逮孝昭欲救民間疾苦更召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則其所養竟非所用此不究實之害也光武創業未及五載於傾側擾攘之間亟立大學雖不免以讖決事而崇尚儒術有意其推本之也孝明孝章是承是繼其後稍怠學宮鞠爲蔬園永建六年更造黌宇開拓房室舉郡國明經耆儒以充入之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游學逮本初之元編牒數

逾三萬郭林宗申屠子龍雖高尚其事亦復周旋其間獎拔人物扶樹道教爲諸生倡范孟博等與聞國政深議不諱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假託如黃子艾魯文經稱疾卧家士大夫請見弗許三府辟召輒加詢咨隨其臧否以爲予奪當時儻非假託得不謂盛乎要不可與先漢同日語曾無幾何旋遭鈞黨之禍議者反歸過於大學若是則學終無益於政祇有損爾是不然學之爲王者事久矣化民成俗匪學莫繇顧用之何若後漢之學是

猶近古及其未造聲教廢於上風俗清於下百餘年間亂而不亡匪學之力歟若郭有道名冠大學而超然塵垢之外不爲好爵所縻正言直節巍巍獨全彼子艾文經終賴符緯明及林宗輩排斥詐不得售禍發鈞黨大學何與也惜漢儒但指經術爲祿利之路而不推本於孝弟忠信俾人自進修所用者狹爾本朝詔徧天下立學肇於慶歷極於崇寧其得失之速有目共覩而三舍升降月書季考之法纖悉備具大率誘以祿利故未見豪傑之

士卓然自大學興起者此則士所共嘆也夫修其  
天爵而人爵從之又何俟於誘若誘之空激令躁  
競不安命分是不耘苗而又揠之長者也獨明道  
景祐間胡翼之治湖州學其規模去古差近弟子  
往來常數百人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其出辭氣  
動容色人忽遇之不問可知其師爲翼之也磨礪  
浸灌之功多矣慶歷更新大學有司請下湖州取  
翼之法以爲大學法焉抑嘗聞翼之弟子各以經  
相傳授又別置齋舍榜曰治道凡欲明治道者肄

業於茲如治民治兵治溝洫治筭數之類咸因其  
性而肄業焉劉彝蓋治溝洫者至今猶以水利著  
夫豈苟然純用科舉爲學哉及元祐欲革元豐三  
舍詆訐苛繞之弊初命程政叔與顏子<sub>缺</sub>孫莘老  
同更定學制三人議別置尊賢堂及待賓吏師等  
齋實用翼之故事會胡完夫與正叔異趣事不果  
行今天下立學皆徧師生相與言惟作文義詩賦  
論策爾是猶不給而况敢及科舉外事且徒飲食  
之而不於是取賢歛才無怪乎自怠自棄者之多

也今多有是說欲減鄉舉十二三以其額畀郡國之學使學者繇是發身其得人未必不愈於三歲驟舉於其鄉者是或一道也而朝廷憚於改絃易調然好學者亦豈因是而遂輟其所好乎燾嚮侍講席嘗從容爲上言乞稍變試文體格無若今之俛釀熟爛度幾豪傑有以自見上甚鄉納趣令就直廬條具疏得旨須再試卽行會燾去位事亦隨寢若試文體格不變又不於是取賢見才則郡國之學誠徒立爾必不得已翼之故事尙可做依而

馳騁使學者不妨課試如式復於科舉外專精讀書且有以自食無復營求擾亂優游饜飫口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比及成就則自當與古爲徒謂學果無補於當世吾不信也昔文翁初起學宮於成都市及元朔五年詔天下郡國皆立學宮蓋天下郡國學宮實自成都倡之後之爲成都者於學宮不敢不致力雖述國誤朝若崇寧宰相其致力尤甚異時縱不說學亦必支柱邪傾圯墁赤白盖虛矜僞以干縫掖之譽今陳侯獨能躬行節儉

削浮冗之費罷誇詡之燕日積月累剏成大厦其  
視文翁減省少府用度以成就蜀諸生無不及焉  
其爲德厚矣諸生盍亦思所以報之乎司馬相如  
雖文章冠天下然弗張四維似非吾黨揚子雲金  
口木舌眞漢大儒而出處之際未免跋扈彼莊君  
平李仲元沉潛自遂莫我繫維迺可敬仰爾嗚呼  
繇文翁以來仕而顯者固多矣何君公趙志伯謙  
溫等雖登三公君子弗貴也惟范景仁起寶元終  
元祐其進退雍容實光於莊李若景仁斯不負玉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七十一

堂石室云燾無德之齒猥杖於鄉稱道不亂則燾  
何敢其私竊有感焉者盖具此姑以復諸生其尙  
交儆戒哉

雙流逍遙堂記

李燾

雙流有堂曰三相其得名最久按諸史牒唐韋嗣  
立嘗長斯邑政績殊異後相則天中睿所稱三相  
嗣立其一人也餘二人盖莫知孰何或曰季父思  
謙兄承慶仕皆歷鳳閣鸞臺邑人深德嗣立故併  
思謙承慶法其形貌因集其門戶而號以三相他

族不當閒此或曰圖相故止一人好事者強增益之俾益三數不知嗣立爲相實三拜三已所稱三相卽嗣立也思謙承慶無與焉余謂思謙承慶雖無并存之寧過於厚若論斯邑要當以嗣立爲主且究其本末嗣立蓋長於治民相國殆無足言自隋改廣都曰雙流迄今踰五百歲佩銅章結墨綬者紛不可紀而嗣立獨擅能名入踐臺閣更以平章事檢校汴魏兩州不嫌遠外先十八人請行晚益流落而巡察吏猶表其清白可陟之狀所長果

在此不在彼當時最課諒非苟相諛說必有當民心可傳繼者惜哉余未之聞也嗣立既能得民其好尙復與流俗小異雖居廊廟每自託於山林孝和嘗幸其居卽詔嗣立襲逍遙公復故封逍遙公者嗣立之族人在宇文周時志節尤高嗣立要非復對然察嗣立胸懷本趣似不以紛華盛麗爲悅者顧弗能蚤自絕於匪人與楊宋崔趙同執國柄豈必眞知方外之樂抑亦羞處汗穢姑託此強自洗濯乎故余於嗣立猶有取焉爾嗣立去雙流旣



五百歲而予實來邑之頹剝殘缺固非當時比而  
余又遲鈍迂濶不堪世用拊存凋瘵惟恐傷之得  
免斯幸而何敢望嗣立之最課若山林則予所固  
有也嗣立又烏得以權勢而兼取之乃卽堂之南  
更啓牕戶乘嗣立故封而命以逍遙簿領空隙倘  
徉其間庶幾不失余之初心且爲斯邑故事云

古經後序

李燾

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二卷隋唐志  
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二家所傳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七十三

吳士燮始爲之注隋氏載焉又有賈逵春秋三家  
經訓古十二卷宋三家經二卷唐志又有李絃春  
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  
伉三傳異同三卷元和國子監修定春秋加減一  
卷士燮賈逵宋及李馮元和諸書今皆不存獨抱  
遺經者莫適爲正盖公羊得立學官最先穀梁次  
之左氏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賈逵旣  
立左氏始通三家逵燮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  
悉已亡佚莫知其舉厝何也隋末唐初左學特盛

二家浸微自杜預集解左氏合經傳爲一貞觀十六年孔穎達承詔修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重上正義邛明傳學愈益甚矣而仲尼遺經無復單行學者或從杜解抄出獨存左氏擯落二家幸陸德明與穎達同時於太學自落音義並存二家舊本仍各注左氏別字顧亦無決擇惟正元末陸淳纂例列三傳經文差謬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校從其有義理者然徃徃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謬不止二百四十一條惜啖助趙達集傳今俱失

墜無從審覆耳余患苦此久矣嘗欲卽三家所傳純取遺經心以爲是者則大書之仍細書其不然者於下數十年間游走東西志不獲就會潼川謝疇元錫來從余遊其治春秋極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三月而成書旁蒐遠引不一而足反說以約厥功彌著余撫其書喜甚亟刻板與學者共之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者尙爾詒誤何況聖人筆削之旨乎余鄉所

謂心以爲是者衆未必以爲是也亦獨纂例考較從其有義理者云爾旣心以爲是則於操舍必具成說其說自當別出茲第刻春秋純經庶學之相與盡心焉仍用漢志舊名題曰春秋古經十二公各爲一篇不復分爲十一卷蓋卷第於經義初無當也

胸臆記

李燾

漢志巴郡有胸忍縣顏師古注胸音劬杜君卿通典乃作胸臆胸音蠢臆如尹切與師古時異按許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七十五

叔重說文胸臆臆也其俱切無他義胸臆蟲名漢中有胸臆縣地多此蟲因以爲名胸如順切臆大尹切讀如閏蠢君卿蓋從叔重而小不同然叔重謂胸臆屬漢中誤矣類篇承叔重之誤旣以胸臆屬漢中別於臆字下注胸臆縣屬巴郡則又承師古之誤遍檢地志漢中實無胸臆固當以君卿爲正然胸當作胸從旬不當從句君卿猶未及辨考職方者宜辨之閏月一日泊舟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戶驛丁橫石灘上土人云今驛之左右胸臆故

地也乾道九年記

趙待制開墓銘

李燾

蜀叢爾國偏處西南初幸自保杜魚栢蠶驟通秦  
塞開明始貪膠擾肇茲事難盡談秦函取蜀篋肘  
囊探籛既野蔓葛仍谷覃山玉靡在淵珠莫涵昔  
萬億秭缺四字兵端孰弭寇鋒誰戡蟻聚蜂屯猶  
虡虎闕公起圖之寧忍一慚權名酒鹽兼用此三  
織楮寓幣重輕相參吏姦游賊交鬪並讒止蟠蠅  
營射沙蜚含苟可救時荼苦薺甘退省其私不羸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七十六

一簪公曰我法要祗能暫彼兵於農互爲矢函長  
此安窮亂是用餞解而更張吾盍手攬天不愆遺  
斷鞅脫驂使民至今未弛負擔豈無若威逞願釋  
憾公塋久矣幽宮沈沈我作銘詩神明所鑒刻諸  
北山惟石巖巖美其必傳澤詎卒斬後此千載勿  
毀勿撼

雲安曲水留題

李燾

或言雲安之西三十里有自然曲水閏月甲午朔  
泊舟橫石灘上攜子匣至塾垆壁聖及劉甥卞子

道子步訪之水極峻不可流觴巖頭有永和三年及六年刻字十五六行剥落已不可讀細玩其文但昔人捐金以事仙佛識金於石耳殆非褻飲處也好事因年號遂增飾之當時必置屋廬象設今變滅無餘然水石要可喜姑取酒酌其旁賞悟良久乃去乾道九年眉山李燾書

東坡手跡諸跋

朱 熹

東坡與林子中帖淳熙辛丑冬乙酉觀此於衢州浮石舟中時浙東饑甚予以使事被旨入奏三復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七十七

其言尤深感嘆當樵刻諸石以示當世之君子與趙德麟字說神宗皇帝稽古立法以教宗子此萬世之大慮也蘓公發明其意以字德麟所以望之豈淺淺哉今趙君善希能得此帖而藏珍之則亦有意於此矣尙其勉旃毋徒玩其文藻而已楊深文家東坡帖深文頃嘗示予以東坡公與其先世往來手書二緡予已識其後矣今又得盡覽其餘益知二公相與之懽始終不替而又足以見其人心公論所在之不可以刑禍屈也因復識之

以申前說使冊之簡編附勢者知所愧云  
東坡剛說蘓文忠公爲孫君介夫作剛說其所以  
發明孫君之爲人者至矣然剛之所以近仁爲其  
不詘於欲而能有以全其心之德不待見於活人  
然後可以知也寧都主簿鄭載德得遺蹟於君家  
將摹刻而置之學官間以示余因爲識其左方以  
告觀者使勉夫剛而益求所以爲仁之方云  
東坡書李杜諸公詩東坡此卷攷其印章乃紹興  
御府所藏不知何故流落人間捧玩再三不勝敬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七十八

嘆但其所寫李白行路難闕其中間八句道子胥  
屈原陸機李斯事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刪去  
必當有說

老翁井詩在老蘓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他人之  
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井中  
老翁改顏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篇遂有嫌瘦廢彈  
之嘆何耶然其言怨而不怒獨百世以俟後賢而  
不惑則其用意亦遠矣哉丁丑觀汪季路所藏而  
識其後云

祭范蜀公文汪季路所藏蘓文忠公祭范忠文公文藁丁巳十月己卯觀於考亭溪居東坡帖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故其臨帖物色牝牡不復可以形似較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孰爲先後也

成都講畫像一帖蓋屢見之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公亦適有會心與己未三月八日觀永福寺所藏墨蹟歎賞不置因識其左方

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蘓公此緡出於一時

眉州屬志

卷十四

文

七十九

滑稽談笑之餘初不經意而其傲風霆閱古今之氣猶足以想見其人也以道東西南北未嘗寧居而能挾此以俱寶玩無斃此意已不凡矣其不以示王公貴人而獨以誇於畸人逐客則又有不可曉者雲谷老人因覽爲識

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尙可想見也

周司令所藏東坡帖蘓公翰墨爲世寶藏故流俗

多僞作者余家有其與得叟先輩書兩緝詞意超  
然筆勢飛動觀者尙或疑之余亦不能辨也今觀  
作肅所藏源流有自而二公賞識又如此其亦可  
以無疑矣